



廣川書跋卷第六

鍾繇賀表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勢巧形密然則察真偽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遙知其偽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歿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校其實爾若正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長永鄭
振鐸西
壽子也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純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籍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真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据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旣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書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尚完故是前人未見當其

評書時不得眦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昔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闔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善書畫當世號

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偽造以
進當時李懷琳好爲偽迹其用意至到或得亂真昔
人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
文裝楷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
臨書故懷琳所爲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人
所爲得劉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
此正銜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
此摹本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含云衆口異賈羣目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
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
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曾
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
人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得頌泰始四年己巳
建書爲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校也碑
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
諫議大夫騎射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
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庚子泰始三年十一

月使者奉詔冊命爲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考晉書
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爲義陽世子奕卒整嗣封清
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宣威
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史氏闕之碑自泰
始四年建則侯于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臨鄙
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衰文物隨敝至晉不勝
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汗隆文章與時高
下然自是氣質卑薄至論述次第亦已失當此可怪
也整在當時蓋公族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稟乾
坤之純靈並聖賢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恩綸乎不
測覆養包乎無外巍巍之功揚于仄陋其受冊命慶
雲隨之夫儼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
文字之壞至此可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
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
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
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
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
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

曰而名爲望乎畬音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太公
言其日且述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
遂與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
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
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
呂尚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羑里古散椒字空生閔天素
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
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
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于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辯
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

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爾則得以爲卿士其
說是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
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空可信其言服玄襪
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褻而衛宏字
說與昭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
因宏以有記非得碑豈知宏之爲有據哉晉紀言咸
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母丘奧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
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

五石書苑 卷之十一
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
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
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它人不能眦睨其間然與
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 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
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竦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
千載凜凜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
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似故其書剗剔
逕出法度外有可貴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
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
以不能堪點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
不強起以官夫迫之陜地不能自適其養固陋也開
元中此書得于潤州瓦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
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 字有橫 顯
異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李延業獻之
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宐世不得傳矣今
碑字刻畫過于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經手搨摹以
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
好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

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
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于小函同樂毅論
黃庭經共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
贗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
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
蘭亭復出太宗朝畱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
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于四方時關中
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祕閣用

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
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
點畫校量固有優劣惟彷彿得真爲最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于後蓋子由得于中
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
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
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
知後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
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普徹白能書

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鶩其說誤矣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

陸元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墨摹不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粗工本皆非可貴第以其名存之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佳迹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縱傳授有據亦何取哉呂先

得石書置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羣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晉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不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繩彈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稽之法度而脗合案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驕驕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知唐選置能盡

書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輒不類知後人爲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修嘗求書右將軍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忘其母見平生所悉古愛字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

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旣盡矣跋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贊是僞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真

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宇止以史記校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况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姬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書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搨之功勝也祕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詔摹於石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愛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晉王沂公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為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祕閣石可比方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祕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于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爲據余竊疑其不知何人得此說也昔梁武帝搜采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

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爲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襖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晉魏諸家字書故嘗評黃庭第一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畱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姬竊舉袖中投之竈下開元錄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狸骨帖

狸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

此本荀輿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狸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迹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狸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在梁已疑其僞今定爲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艸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庾肩吾以芝爲工夫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

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蓋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於行艸逮永和間極於功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至其中年競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統體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

三氏書卷之十一
以建徑丈之執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蓋不
敢易而爲之如此丹陽郡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
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爲之然流暢晃朗勢若飛
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者也

龔度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
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迴絕
古人處若更論勢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
傳謂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邨愔及其莫年方妙嘗以
章草龔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俱

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龔家兄書煥若
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
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
求就法度規矩爾至于離方遁園不守繩墨自作勝
概謂非天德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
愔不知此語何所憑籍而知其昔不逮二子耶

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
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
以兼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進本其

紙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蓋偽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

王右軍作書惟用張永又製紙謂緊光澤麗便於行筆今人不考其實得硬黃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論縑素而後定世之遠近常得大略也許表民自杭得逸少十二帖皆靈脾漬也使余評之表民

竟不信

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据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已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

三氏書苑卷之十一
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
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
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
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
人摹搨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
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
觀元年正月爲安希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
武學書或真行章州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

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贊論亦入此書大似未
能得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太傅善書
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輕輒題後以畚
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
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趙軼陵突似欲出其
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

畚古
答字

子敬別帖

鼂無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
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
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

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邪子敬謂世人那得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悉古變字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後世論者便以此爲据至過有詆訾豈知真子敬父子間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闡域者定孰知之或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蠶若何

曰喙頰頰類馬色頰頰類虎天公以爲謾使下問還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爲欺也夫妄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人或以爲無人以誕信相語何可勝辨耶後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蠶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大字壁間子敬慢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

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別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懸解是不知曾求于此也晉史修於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筍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昧者眾矣真贋音相眩則偽者常勝後有真者不復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于四方洽之書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其帖已具寶章集今入祕閣者不求真偽謂真洽書也余嘗察其書

此正所摹以留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為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叔書後學大令雖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乏神明爾然二者同出不能相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耶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澀謂紹之書功力不足皆實其失也當在南面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紹之駕友凌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薄紹之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臭

王氏書苑卷之十三
味是以二王帖中多有偽迹觀此帖其有所稽矣唐
貞元中欣書得正行纔二十餘紙紹之行書僅四紙
不知此帖在唐錄中爲第幾紙今世藏書家類無二
人書此其可祕也

鄧又碑

鄧又碑集古錄謂考其事績則鄧又碑也夫艾又同
音蓋名又而音爲艾字後世音讀旣誤遂相傳如此
酈善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
城侯鄧又廟廟尚有又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
兗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
宜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并與其字而移
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得一二而正邪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爲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
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渙換龍昇
爲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祕閣猶有但
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爲飾又其文爲戲龜水艸與此
異也崔鴻十六國書赫連勃勃以銅爲大鼓及飛廉
翁仲銅駝龍虎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疑卽此
也

廬陵王銘

世傳宗資碑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綽其說信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碑石又考杜叔廉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昔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于書者或不得盡考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為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間耶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

之間近代已來咸銘于碑余見邕之為靈表墓碣音碑便知諸人論不詳皆不足信於世廬陵王碑敘述惟謹微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為足貴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于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汗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閱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

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為廿一日則自鄴至懷而還京師可考以次也不言幸懷溫等處自是可略然既書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繼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然則此不當略也北海王祥高祖南伐自洛北巡祥常與侍中彭城王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祥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闕一字仙鶴之遽也迺暴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名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靈門二字

去鼓

闕一字當為子表畱

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

闕五字

入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

此有

六字不完又闕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闕四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

丹陽

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

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張禕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古表字畱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並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人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舉

子厚記

舉音預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宋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果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眞山陰降迹華表畱名眞惟彷彿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辛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眞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陽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名字特奇偉空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圯堦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且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

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止皇山樵也則謂况書不可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舉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度音軌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空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

後則銘之刻非顧况詩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耶

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當三十九年而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

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况當兒穉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日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葬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一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

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去真遠矣雖况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蓋自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

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世間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迹健瘦縈絲索鉄屈折盡妙不露筋絡求于纖瘦濃淡未嘗有遺限也昔傅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不知胎毛非壯髮不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烏丸僧修志

李調示余烏丸僧修石志曰僧修大原祁人周王之子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讒歸梁封南城莊侯又曰僧修仕文德圭師離府臨邊為岳陽王中兵參軍

王稱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朝奉璋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戮力梁國有命加禮異賜以強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部方欲馳劔騎于稽秦擢樓船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終始余考之烏丸本北部大姓神元世氏改爲桓附入簇官大統十五年文帝寶炬雖詔天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人據潁川歸梁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謚曰壯神念歿子僧辨以兵興梁胙荊州然則烏丸在梁爲王氏而壯侯蓋神念謚也今考梁

書南史太清記周書皆不錄僧修事其在神念僧辨傳中亦不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其爲壯侯則又誤矣梁元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荆雖九州然志謂雖府卽世祖也諸書亦不錄世祖爲岳陽王至江陵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也僧修賜氏烏丸蓋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別姓然誤謬相襲其可勝考邪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爲建德今志乃書七年三月朔音蚌於武鄉何也余以長曆推之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蓋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

元志與史不差可以据也

智永千字

智永搭梁所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
至唐而見于時者雖衆然真偽並出藏書者已病其
難得也觀右軍書託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
宜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踢
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
秦豆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道致遠氣力有餘
此豈可求於書僧畫販而論真偽耶千字其初本得
右軍遺書梁武世嘗令殷銑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

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
鬢盡白謂心力極于此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蕭子
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家以謂體制盡備
可以見其筆然非書得成法亦不能盡工也楊文公
謂敕當爲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爾陳時
朝廷命令未加敕字其說誠然知爲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考於書
傳因龍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妒忌武帝受國未冊
命忿懟投死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烟煽焰衡人

莫敢近遂爲龍天主祠此尤憎異而懺疏所說蓋可
信豈變滅起伏因心以果者果有耶惟懺言因經報
得還人天道而此祠迺歷陳隋奉之雖居徙不常而
嚴麗崇飾祈禱致禮每輒得應此又不可知也隋大
業中卽其地造龍宮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爲神所
降著衣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爲龍與化虎熊果有
異哉今得趙耕碑序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
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界路斯來唐
世因以爲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秘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
南以書名隋唐間此碑最顯世兢以摹本傳今其碑
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爲摹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郡
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昔爲定州先皇
歷試所基遂改爲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
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合矣夫釋老之
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爲寺道士女冠
爲觀隋改雲慧曰二道場金洞玉清二玄壇貞觀十
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
言定州博陵本高陽郡義寧元年析高陽恒州武德

四年以高鄭博野苑為蒲州貞觀初以鄭高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以博陵郡為定州而國朝迺以瀛州為高陽郡以定武之郡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時進魏徵撰秘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因山鑿鑿就其窪音窪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欽歆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招提今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蓋摹擊之工不至雖濤浪射發風雨摧剝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
 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成宮永徽中又改
 為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徵曰
 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
 以杖道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据也漢
 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瘳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
 泉天降甘露以為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
 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漢者顧漢魏郡國與
 唐離宮安得有此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

醴泉蓋甘露雨也今据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
 著其說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
 未嘗書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絕然書
 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
 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蓋其所寄者
 心爾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飄
 之勢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
 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

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略無勁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謂
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遂良不能
及也

虞世南別帖 字伯施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
聲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
非積學之久不能及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矣
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為儒林所嘆可以為難也方隋
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武音武略任
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昶以下

不能世其業而為入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

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

理固然也 來恒本傳曰恒濟兄弟相次知政事世南

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主工作許敬宗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

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

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

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脉則於褚

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為一家然世

或以其瘦快斷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它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劔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僞將其暴古暴字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者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

除而然耶劉餗嘗言衛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逮似或真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餗在開元其說似有據是則若可信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筋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
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
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昇之立教必志於
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
至於此當自知之

辯法師碑

辯法師碑薛純陀書昔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
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未古叔所得純陀書惟此
不知又有甚焉者也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其

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隱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勢矣
固無牽強以成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
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懸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則又
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疊
必按此而序之砥柱銘薛純而此碑為薛純陀嘗為
秘書省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別于時檢于類書
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為陳惟玉書歐陽永未
以李漢碑為黃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絕不類世

傳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使能奄
 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絕處此後世所疑也李陽冰
 於書未嘗許人至悉古愛字其書寢臥其下數日不能
 去世人論書不逮陽冰則未必知其妙處論者固應
 不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名之李肇謂
 此碧落觀也故以為名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得名
 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為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為碧落
 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苦未畢其文其終非碧落
 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爾雅
 在午為敦牂永未謂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曆考之自
 武德戊寅受命至咸亨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矣然
 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搥擊石像乃摹
 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橫直圓
 方樊宗師典刑有稽然遁其神者眾矣段成式言樊
 宗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
 嘗求其當而妄為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為
 鄰今於古文鄰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
 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 詢之子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遠中微然弓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爲者非是善工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邵貢兔毫當時惟趙國爲勝而工製或異亦復不良議者謂兔毫無優劣工手有巧拙正應工手不得則不得論其毫也路扈一世名手且重以雜寶爲跗然其善不過秋兔之毫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頭穎芒非兔莫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狸毫爲覆兔毫管象犀然筆用兔穎自昔不能改至於爲柱則或用它毛若也遂用狸爲心恐

不得若兔毫之筆剛柔得中適人意也後世得假胎髮羊毳雞毛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貴異爾王逸少謂有人以綠沈黍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彫琢然後爲貴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管麗飾則有之然筆貴輕便重則躓矣不知遺犀象管者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

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

名縣

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院立德誤李承福書

碑成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考次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于朝廷爲宗室重顯慶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爲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以材任職而敬之三世爲夷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耶然琛珪瑛璿珣碑皆不具而別見于龕石此空史官不能備錄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輒趨拜名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歿矣卽授子注五品

官注生光遠嘗持節荆襄徙鳳翔又節度劔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昔人偶不考也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知今日進士刻石甚陋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苔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柳寺序訓又謂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苔登科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它時有將相朱書之及

第後知聞或過未及第時題名則添前字故李紱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後因成故事則余得考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後行蓋在此時也嘗聞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筆不欲名字著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暗斟酌之馬徵鄧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達雖一時爲戲然德器自可於此見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尚雖至今不廢但隆殺

異爾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見荊州六公詠石刻文旣不刻故得盡存可以序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暉王博陵東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鼉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空老杜有云昔盧藏用邕謂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美謂碑頌是所長余見它文

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橫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爲新州今新舊書但稱坐善張柬之貶福州司戶叅軍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珪姜皎引爲御史中丞姚崇出爲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後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括州刺史歷淄滑汲郡北海不書嘗爲荊州也

御史臺精舍碑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漢承秦制御史爲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憲法所在也然立精舍以居其致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

教授此在西漢末顧湜謂此佛之所舍昔漢處摩騰
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爲精舍致
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默存
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守其獨不可以精
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摩之請興塔寺精舍詣二千石
庾子輿造佛因立精舍嶺南源明僧紹住弁榆山棲
雲精舍戴顓居竹林精舍此皆諸梵所庇然書生立
學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而後得之昔魏
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庶折
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

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郡
戴顓立黃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
遇之伯珍蒙山立精舍則古人於其居也以是名之
凡以求致一于學者故以名自警觀其朝夕處之可
不思以致其精耶後世知釋氏所居爲精舍便以爲
精舍皆寺也湜之嗜利蔑學其可責以此哉

盧舍那碑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
迴廟與此存耳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
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

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蓋不止三
碑惜其今亡之也

尉遲迴碑

尉遲迴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迴事
與周史略同然迴之歿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迴已爲
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舊都望之
無慨于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政天下之
執可以知也迴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
事則有可疑也豈以地居嫌疑勢窮畏迫自度不能
容於隋而發哉則寃憤鬱結不得其歿宜異出靈響

以自見不得如成伯璵所云也唐世說自迴之歿而
相州都督歿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旣治事夜整冠危
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尉遲迴也歿於此遺骸
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薄氣老驚悸而逝非所
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
備衣衾棺器禮而葬焉旣夕出謝曰余無它能願畢
公之政節宣水旱唯所命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歲
時血食有詔褒異今考周紀韋考寬旣平鄴城則移
相州守安陽至于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逮開元
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崇公曰蜀國公獨爲純臣

三氏書苑 卷之十二
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政戾謂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廡詔爲廟容改葬于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愛李太白名至僞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而加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斲削間邪觀其書者如九方臯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內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纍纍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異雨驚雷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素哉彼其全于神者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循視其迹更無徑轍時

一豪不得誤矣是昔之昭然者已畧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既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此豈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者也可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不入死生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爲神異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蹟所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

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畱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可改有不知其爲書也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張長史帖爲書其後崇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見鑿於山不喪其天見蝟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矣嘗見劔氣渾脫舞鼓吹旣作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其神於頓挫之初矣落紙煙雲豈復知耶此殆待于物者神動應於內者天馳耶昔崔延伯每臨陳則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所至僧超歎則不

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下矣空純氣之守者萬物不得窺其迹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螭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羽陵時求其逸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于在六轡間和鑾在前屋音鑿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乘醉時翰墨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詎可以規矩準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

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觀其伎音鋒鱗勒峻磔抑左升右仰策輕揭繫趨音閣收此書盡之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長史書者是觀其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法駕也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為鋒長而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知古人用

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而兗切桑皮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汙者墨又須多膠酣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懽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蓋有所本近時趙叡彥思學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能舉迅速頡頏筆墨間自與握一寸筆頭拘制方寸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靈石蓋唐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嫌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回紇請婚

封爲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唐部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然托掌石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不得發遇金石而開者耶

王氏書苑

卷之十三

四十三

補益

廣川書跋卷第七



